

2014，書的故事

文字工作者 | 蘇惠昭

非比尋常的一年。翻轉的一年。理所當然的一切都在動搖。2014年，「明入地中」，光明殞落，黑暗勢力似乎控制一切，像一部讓人毫無喘息餘地的驚悚片——馬航班機失聯，伊波拉疫情肆虐，大學生在捷運上隨機殺人、澎湖空難、高雄大氣爆、財團煉製的黑心澱粉和餿水油流竄全臺、巴基斯坦恐怖攻擊，屠殺上百學童——無論身在其中與否，我們都遍體鱗傷，於驚悸中度日，於是我們也渴望緩慢、定靜、安心，祈求被溫柔撫慰，也許轉而要求當下的滿足與快樂。我們也因為被政府、財團乃至專家聯手欺騙的憤怒，挺身而出，揭露、改變、翻轉。

林義雄進行廢核絕食。反服貿學生攻佔立法院議場 24 天，這是太陽花學運。

半年後的香港，香港佔中運動展開，雨傘革命。無殼蝸牛運動再起，兩萬人夜宿帝寶。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政治素人柯文哲當選臺北市長，國民黨全臺大潰敗，馬英九辭黨主席，江宜樺辭行政院長。

年度代表字「黑」。煙火照放和演場會照辦，餐廳訂不到座位，著名的觀光區，風景消失在人潮當中。我們被丟進一具混和焦慮與狂歡，不停旋轉的運轉機，閱讀紙本書時間空間被壓縮成薄薄一片，《遠見》雜誌 2014 年「全民閱讀大調查」，有近三成國人不讀書，但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看臉書也算是閱讀。

臉書大量掠奪了閱讀的時間。我們從臉書或社群網站擷取碎片化的資訊，發表意見，組合世界的輪廓，從而形塑心靈的狀態，我們都成為大數據（Big Data）中的一個微點，柯文哲競選團隊從蒐集到的大數據，或謂海量資料、巨量資料，分析行為，擬定策略。

如果有年度人物，非鄉民、網軍莫屬。

時代像神奇的魔法師，我們必須重新提問：出版是什麼？出版可以做什麼？答案顯然不是「不過就是出書而已」。「出書」演化成為非常困難的事，休閒、娛樂、學習、慰藉、反思，每一本書都有它的目的，是獨特的產品，是一顆種子，有時它必須反映現實，紀錄與回應時代。有時它要回頭看過去，賦予此時此刻的意義。有時它還應該走在潮流之前，引領趨勢，而不只是追隨者。最大多數的書在創造故事或找到故事，使用作者獨特的腔調，把故事說得好看。

但書海茫茫，一年之中有四萬六千種以上新書浮浮沉沉，爭取被通路和讀者「看見」，方法很多種，取一個足夠誘惑力，勾引好奇的特別書名，一個讓人忍不住收藏的書封加上字字精準的文案，有話題性當然更是求之不得。二十年前的出版人大概不會想到，有一天書名和書封將成為衝榜關鍵，甚至超越出版社品牌和作者的名字。

連鎖書店公布的排行榜讓能賣的書賣得更多，很多時候卻也成為一種限縮和倒退，2014 年終於有獨立書店業者「不惜賣地籌款」，組織臺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背水一戰，希望突破出版產銷業的唯銷售量是問，免於排行榜「拖著臺灣的知識、文化、尊嚴無底沉淪」。

就以這裡作為入口，我們進入 2014 年的舞臺，看書的演出。

* 關於十大暢銷書

年度排行榜通常相當於國民生活導覽圖，反映我們的欠缺以及渴望獲得的。綜合金石堂、博客來與誠品的年度十大暢銷書，2014 年最戲劇性的翻轉，在自製書打敗了翻譯書——蔡康永《蔡康永說話之道 2》、楊定一《靜坐的科學》、Peter Su《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嚴長壽《你就是改變的起點》、柯文哲《白色的力量》、肆一《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王溢嘉《青春第二課》、歐陽靖《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說話、愛情、青春、夢想、運動所譜成的大眾閱讀面貌，在在關乎個體的成長與追尋，但也僅止於此。

高單價，銷售突破 8 萬冊的《S.》是 2014 年最暢銷翻譯小說，博客來年度暢銷書第一名，金石堂十大影響力之書，書店店員最想賣的書——它具有太多可行銷的話題，是一本小說，也不只是一本小說，而是消耗腦細胞的迷宮遊戲，一組 23 個從故事衍生出的物件，還有手寫體。它挑戰「如何閱讀一本書」，也完成了一件事，讓小說無法從圖書館借閱。

一年半了，沒有從排行榜下來的東野圭吾《解憂雜貨店》把推理推向療癒，簡直成了國民小說。《跟任何人都聊得來》、《跟 TED 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賣個不停，加上《蔡康永的說話之道》，凸顯國人「不知如何說話」、「找不到梗」的焦慮。

如果有一本書是 2014 年的異數，便是東方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的《愛德華的神奇旅行》。沒錯，這是一本兒少小說，原本只在它的領域裡安靜等待，卻因為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強風吹襲，而劇中的外星人都敏俊教授沒事就讀著這本書，一個關於愛的旅程，一瞬之間成了燙手的熱門商品，像江蕙的演唱會門票，只不過換成了書。

寫作多年的王溢嘉，出版過四十多本書，不曾暢銷，2014 年也以一本出版 4 年，講述 96 位名人某一段青春故事，走校園路線的《青春第二課》登上年度十大。

奮戰多年的一炮而紅最是勵志；「堅持夢想」向來有市場，我們都在夢想更好的人生，一個完整的自我，過去害怕被討厭，祈求好人緣，現在的新典律是《被討厭的勇氣》；「堅持下去」也下市了，《放棄的力量》更能讓人擁有美好的人生，但如今「夢想」口味加重——「跪著也要完成」。

無人可以預測一本書的命運，但很多時候，是電視和電影讓它們從……暢銷到巨型暢銷，或者像灰姑娘走出灰暗的房間閃閃發亮，《飢餓遊戲》、《分歧者》、《移動迷宮》、《生命中的美好缺憾》、《等一個人咖啡》、《別相信任何人》到《惡女心計》（「瞞天殺機」）、《控制》……都是，然後，《格雷的五十道陰影》電影書衣版來了。

被拍成連續劇的《微婚啟事》有了 25 周年紀念版。「推拿」拿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四年多前出版原著重新露出，尋找新的讀者。「已拍成電影」、「將拍成電影」和「不會拍成電影」成為小說的新分類學，這種情勢，2014 年之前如此，2014 年以後也不會改變。

* 大家都不愛文學了嗎？

答案向著「不」的那一端傾斜。曾經小說和廣義的散文是出版的全部，也曾經有兩三年，翻譯小說天天過年，首刷三萬冊，但好景不常，如今科幻、奇幻和推理以外的翻譯小說，幾乎成了出版社不太敢碰觸的票房毒藥。

《遠山的回音》是 2014 年表現最好的一本主流文學，它的作者是《追風箏的孩子》的卡勒德胡賽尼，但這並未轉移給被封為「車臣版《追風箏的孩子》」的《生命如不朽繁星》。同一個作者，旅行文學《享受吧！一個人旅行》的狂熱也沒有燒旺小說《愛瑪》。

《沙漏下的療養院》，波蘭文學國寶之作，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4 選書，問世半世紀之後奇蹟式風行全球的《史托納》、《德國人的村莊》、《八百萬個老爸在路上》、《黑暗邊緣》、《父親的失樂園》、《罪囚 645 號》、《負重》、《重生三部曲》……，即使是國際重量級小說、傳記文學，來到臺灣都必須用力找尋讀者。

諾貝爾文學獎效應雖然沒有電視電影大，但至少讓艾莉絲孟若的短篇小說被看見，《太多幸福》並入選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好書；也讓蒙迪安諾《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得以曝光，《暗店街》新版上市。

《長頸鹿的脖子》、《哈德良回憶錄》是另兩本受專家青睞的翻譯文學，前者定位「德國校園版《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後者以書信體／獨白重現羅馬明君哈德良的一生。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村上春樹繼續穩若泰山。重推經典加上重新詮釋以召喚新一代讀者是一條必然的路，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周年紀念，臺灣第一次有了德文直譯的反戰經典《西線無戰事》。《齊瓦哥醫生》繁體中文版也從俄文直譯。海明威《沒有女人的男人》被賦予「最鼓舞年輕世代」的勵志新意。十四年後，《追憶逝水年華》推出全新校訂書盒典藏版。《動物農莊》、《一九八四》、《我們》三大反烏托經典全新譯本全部到位。

《巴黎的憂鬱》以中法雙語對照版附經典散文詩卡重現。《查拉圖斯特如是說》是這樣介紹給新世代的：如果沒有尼采，——「蝙蝠俠：開戰時刻」、「黑暗騎士」就失去了主題。

馬奎斯走了，《百年孤寂》和《迷宮中的將軍》有了再讀一遍的理由。

推理、奇幻、輕小說和羅曼史，類型小說比較容易培養忠心耿耿，一本追著一本的讀者，六冊的《所羅門王的偽證》賣得動，而拜《飢餓遊戲》、《羊毛記》之賜，2014 年科幻小說大爆發，先有《火星任務》熱賣，後有《星移記》、《北方大道》和《紅星革命首部曲》，三本不同出版社推出的科幻一起開座談會，聯合行銷。閱讀類型小說的動力，或為了純粹的樂趣，或對現實不滿意欲逃離，或在故事中找到了與當下臺灣社會的連結。

周夢蝶如蝶遠飛，飄離塵世，對臺灣作家來說，文學的美好時光早已一去不再復返，無邊無界的網路，兩百多個文學獎都是新人作家的戰場，但要一戰成名如楊富閔、劉梓潔者，幾稀。

黃崇凱《黃色小說》可能是開卷年度好書最新鮮多汁的，他寫臺灣男人的寂寞與焦慮，他是第一個入列年度好書的七年級作家。劉克襄《四分之三的香港》把臺灣的自然觀察經驗貢獻給香港，寫出香港人所不知道的香港，在香港的銷售量超過臺灣，這應該是出版史的第一次。

老中青三代文青的書單上應該還有：《浮光》、《女兒》、《大海浮夢》、《誰在暗中眨眼睛》、《泡沫戰爭》、《美德》、《背叛指南》、《寂境》、《感覺有點奢侈的事》、《廢河遺誌》、《幻之港》、《染》、《少女忽必烈》、《崩麗絲味》……。《卻顧所來徑》是學者深度訪談具代表性的重量級文學家，必須慶幸還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開卷年度好書唯一一本大陸作品《大路》，是紀錄片導演張讚波蹲點一條高速公路後交出的報導文學，寫出國家高速發展下，底層人民無告的，被掩蓋的悲傷，以及對自然環境與歷史建築的摧毀。《回家》則以文學之筆訴說移工回家的故事。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書會被遺忘，但長銷 18 年的《傷心咖啡店之歌》推出了五十萬冊紀念版，與出版 33 年，累積六十萬冊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相互輝映。

《冥核》和《碎夢大道》，顯示臺灣正努力催生自己的丹布朗或宮部美幸；香港推理《13.67》，獲得讀者「不比日本遜色」高度評價。六十萬字的《鄭森》是稀有種的臺灣歷史小說。《噬罪人》讓臺灣有了德國版《罪行》。

總之，要讀類型小說以外的文學，多半必須轉過身遠離暢銷榜，冷門的文學書很難賣過兩千本，遠不如學術書如余英時最新著作《論天人之際》的五千本。

文學霜冷，2014 年卻出現一類以《故事的解剖》為代表的「故事學」，傳授編劇和寫作技藝，受歡迎之故，有《編劇之路》、《故事造型師》、《超棒小說這樣寫》、《超棒小說再進化》大接龍。

這是否意味著寫作的人多於文學書讀者，這樣的時代似乎來了？

* 社會人文以及科普書籍

博客來的統計，三到四月社科類書籍大幅成長，當然因為太陽花學運，伴著以貧富差距、階級世襲和世代的不正義的背景音樂。一本 2014 一月出版，注定小眾的《獨裁者的進化》，天時地利人和的成為學運必讀之書，登上排行榜，也獲選為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之書。

學運書單很長，包括有關於執政者失能與公民反抗之書如《為什麼上街頭？》；有關於民主與公共參與者如《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有關於臺灣史與中國史論述如《被混淆的臺灣歷史》、《被出賣的臺灣》，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議題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父酬者》、《被賣掉的未來》等等，似乎又可以連結到反烏托邦小說的盛行。

未出版就先轟動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既是開卷年度好書，也是金石堂十大影響力之書，真正讀完的人應該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只需要知道經濟學家的結論：除非全面對資本課徵高率的利得稅與遺贈稅，否則無法縮減貧富差距以及平衡社會的不平等。

學運也直接催生了如《街頭守門人》、《魯蛇之春》、《壓不扁的玫瑰》、《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等等，紀錄事件的運動文獻。

《咆哮誌》離開混亂的街頭，回望前臉書時代，採訪並記錄《人間》、《島嶼邊緣》等五本已然消逝，但標誌了一個時代的臺灣人文雜誌。

《真實的叩問》為臺灣第一本評論紀錄片的專書，批判紀錄片被「感性的臺灣」規訓或自我規訓成另一種「中產階級的拘謹媒體」。

婦運先鋒李元貞寫出了臺灣第一部婦女運動史《眾女成城》，而 25 歲的吳曉樂沒有走上街頭，她走進七十多個臺灣家庭，寫出臺灣家庭風景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瞬間成為親子教養書的藍海。

學運和接下來的選舉叫人無法安靜於文字，但文學作品的失去讀者也許還有一個原因，文學以外的書更多元，更札實，它們站在知識和真實的基礎上，抵達文學到不了的地方。

生物學家觀察一塊直徑一公尺的林地一年，寫下詩意與知識交響的《森林秘境》。同樣詩意盎然的還有結合自然文學、燈光史與天文學的《夜的盡頭》。《第六次大滅絕》追蹤了 13 種具有象徵意義的物種，而《人類大歷史》最終要問的是：「當人類變成了神，不用對任何人負責，我們將會走到哪裡？」。

《聆聽疼痛》是一個醫生、文學博士兼血液病人對疼痛的思考。一個醫生與 1,686 位病患的生命對話，這是《慢療》。《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的演化和疾病的產生》，演化學家告訴我們最低的死亡率是如何用高罹病率換來的。《血之秘史》根本就是一本以推理節奏進行的科學革命時代醫學與謀殺故事。

《宇宙的鐘擺》既是科學也是歷史，主角是 17 世紀與自然深層奧秘搏鬥的科學家們。《獵殺海洋》是海洋保育生物學家告訴我們百年以來人類如何掠奪、糟蹋老天所賜予的海洋漁產資源，「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

《真男愛出櫃》、《我的兩個媽媽》與沸沸揚揚的同性婚姻入法、多元成家議題同步發聲。《我要牠們活下去》為「零安樂死」的可能帶來希望。

《犧牲的體系》探討一個哲學命題：憑什麼要別人為我們（可有有無）的利益犧牲？《東埔寨》以記者之筆寫出一個國家如何讓上千萬人民陷落在無止盡的惡夢裡但他們卻害怕改變。

歷史永遠可以由不同的路徑進入，《慈禧》改寫了慈禧「亡國妖后」形象。《列寧的墳墓》是人類大歷史中的一章，作者採訪上千人，描繪出一座共產帝國如何走向末日。《美麗與哀愁》以一次大戰中 22 位人物，他們的信件、日記與口述史，串連起戰爭中的每一天與每一場戰役。阿拉伯的倫斯，他的故事也被重塑為《阿拉伯勞倫斯：一個矛盾的靈魂、狂傲的凡人、自卑的英雄》。《1913 繁華落盡的黃金年代》寫一戰爆發前，歐洲各大都會，文化舞臺上的冠蓋雲集，「將一個時代寫成精彩的小說」。

《紙的輓歌》，從造紙術寫到摺紙與剪紙，一座紙上演出的紙的博物館。

相對於此，除了上過排行榜也獲選為影響力之書的《從 0 到 1》，21 世紀顯學的大數據系列如《大數據》、《精準預測》，2014 年的財經大書如《第二次機器時代》聲勢不如預期，商業書很鬱卒的一年。

* 繞到廚房和餐桌的後面

2014 年，可以無視太陽花，不理會柯文哲，但食安風暴，卻是人人無可逃脫的災難，它點

燃飲食革命之火，促成出版史上關於自製麵包書產量最多，以及烹飪指南如火山噴發的一年。

飲食不單只是吃、怎樣吃以及追求最新最炫的食材與餐廳，它其實象徵人類從生猛的自然進入成熟的一種文化，此時此刻的我們迫切需要繞到廚房和餐廳後面，腳踏土地認識小農，或透過「飲食研究」了解人類吃的歷史，並且在了解之後有所行動，擺脫飲食工業結構的宰制。

《烹》的副書名就叫「人類如何透過烹飪轉化自然，自然又如何藉由烹飪轉化人類」，是作者學習烹飪三年後「轉化」成為的另類飲食指南，一場飲食復興運動，附帶教導人如何理解和分辨「口舌之味」與「手做之味」。

食物的發酵古已有之，但這項古老儀式如今被完全移轉到工廠的生產線，《發酵聖經》自力救濟，是蔬果、穀類、根莖、豆類、奶、蛋、肉、魚、飲料的發酵指南，同時也為讀者上了一堂人類與微生物重新協議的課程，作者努力倡議人人在家自製發酵食物，自用並與人分享，藉此脫離金錢交易的經濟制度，抵抗工業化的食品世界。

不要忘了還有飲食哲學，《吃的道德》是哲學家以「不違背完整自我的生活方式」為前提，全面思考食物的意義，以及我們與自然，與其他動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臺灣貢獻跨旅行、風土人情與飲食研究的《風土餐桌小旅行》，藉由行過十二個地方的田地、廚房和餐桌，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視野，窺探文化礦脈，發現尚存在某一個角落的原味。

尋訪善待土地的栽種者，找到誠懇用心的手作者，《有種美味叫志氣》講述臺灣「真食革命」的故事。鐘聲響了，人類終於發現，為了吃，我們實在付出太大的代價。

* 說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越來越多人開始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移民臺東的《我的臺東夢》，學習如何照顧失智親人的《趁你還記得》，思考死亡的《在我離去之前》。我們思索人生追尋美好生活，然而這一切所植基的土地、環境、建築，某一個部分已經敗壞，殘山剩水襯著灰暗水泥與俗麗保麗龍。人與人，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鑽入歷史縫隙，了解這塊土地的一切，成為一種渴望、補償或救贖，史學家和文史工作者在老臺灣逐漸消失的新世紀站上舞臺，臺下有用力鼓掌的觀眾。有人回到1895到1945年日據時期臺灣，依據論文史料譜寫《島嶼浮世繪》。其實並不太遠，曾經有一群臺灣青年懷抱理想與使命赴中國就學，國共內戰阻隔了他們回家的路，這是《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

老地名訴說著存在的根源，《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透過史料與古地圖加上田野調查，挖掘出老地名背後，我們所不知道的故事。《濁水溪三百年》是歷史學者對濁水河流域的歷史、社會與環境變遷的研究報告，「看見臺灣」的論文版。《瑠公大圳》則是第一本全面書寫臺北的生命之水——瑠公圳建造過程與歷史演變。

攝影家邱德雲走訪農村廢墟四年，拍攝被棄置的各式生活用具，報導文學家陳淑華不計代價貼身採訪兩年，為作品留下詮釋，出版了一本邱德雲來不及看到的攝影文集《風吹日炙》。

大時代的變局之下，人無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生離死別的故事便在其中上演，「寶島一村」



的眼淚流乾了，現在，我們聽見「灣生」的故事。灣生，他們出生於臺灣，認臺灣為故鄉，卻因為戰爭被迫回日本——歷時十三年，「灣生」後裔田中實加尋訪了 200 位灣生，這是《灣生回家》。《南風如歌》，就是「灣生」，一個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

讓時間滑行到此時此刻。《捍衛正義》以記者之筆紀錄了烏山頭水庫保衛戰。《護土親水》是主持冬山河親水公園規劃案的景觀專家二十多年來修復臺灣自然景觀的故事。《臺灣·能·革命》強烈主張，電，是基本人權，人人都有發電、用電的自由。

時間運轉太快，街頭讓人疲累，總是會有人說，就到臺南走一走吧。這一年來，《臺南老店散步》、《當老樹在說話》、《水交社記憶》、《穿越五條港》……，從各種角度描述臺南的城市書寫至少有二十多本，可以說「臺南學」蔚然成風，也可以說，這座城市裡埋藏著臺灣人失去的東西。

* 找回安靜讀書的幸福

2015，新年之初，博客來網路書店呼籲「關掉臉書，來讀書吧」，並引用狄德羅名言「不讀書的人，思想就會停止」為書促銷。

臉書襲奪了閱讀時間，每年給自己一個年度挑戰的臉書執行長馬克左伯格，2015 年的目標，十分奇幻的竟是每兩周讀一本真正的書，藉以學習不同的文化、信仰、歷史和科技，他必然相信，經過沉澱，加以整合，系統性呈現的文字，它的名字叫做書。

安靜的讀書，這是最大的幸福，最奢華的人生。